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短篇小说卷

# 梅子涵 经典儿童小说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短篇小说卷

# 梅子涵 经典儿童小说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梅子涵经典儿童小说/梅子涵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1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短篇小说卷)

ISBN 978-7-5324-7798-2

I. 梅... II. 梅... III. 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2370号

---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短篇小说卷

梅子涵经典儿童小说

梅子涵 著

王 玮 图

赵晓音 装帧

丛书策划 周基亨 沈振明  
周 晴 谢倩霓

---

责任编辑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裘兴海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 200052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http://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mailto:postmaster@jcph.com)

---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3 字数: 142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324-7798-2/1·2831

定价: 1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走在路上 .....	1
课堂 .....	9
写信 .....	15
老牛 .....	23
吹着小哨前进 .....	29
小渡 .....	37
曹迪民先生的故事 .....	45
林东的故事 .....	55
警察游戏 .....	69
蓝鸟 .....	79
双人茶座 .....	87
我们没有表 .....	93
青蛙声音癞蛤蟆声音 .....	99
中学生灵感 .....	111
小故事 .....	123
麻雀 .....	129
侦察鬼 .....	135
饭票 .....	141
妹妹 .....	147
小狮子 .....	153
游泳裤小孩 .....	159
晚上的浩浩荡荡 .....	165
星期六童话 .....	179

## 走在路上

小远带奶奶去看电影。是的，现在是他带奶奶去看电影了。他十四岁了，长大了。奶奶已经整七十，老了。一个人老了以后就会像小孩一样，上街、看电影都要人带。

电影是学校包场的，《海狼》，看过的人都说紧张极了。吴成成生病没来，多出一张票。“卖给我好吗？”小远对负责分票的文娱委员苏琴说。他身上正好有两毛钱，便突然决定要把这张多余的票买下，带奶奶一起去看。真的是突然决定的，说不大清是什么原因。人是经常会恍恍惚惚地就突然决定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

可是现在他真后悔买了这张票。你看看奶奶的动作有多慢，慢极了。2点10分的电影，从家里走到“东宫”要二十分钟——是按小远的速度走，按奶奶的速度当然远远不够。1点10分小远就叫了：“快点了，快点了，奶奶，1点10分了。”

“就好了，就好了。”奶奶连忙说。可是慢吞吞，慢吞吞，大房间摸到小房

间……已经1点20分了。

“奶奶，怎么这么慢，到现在还没有好！”小远又叫道。

“就好了，就好了。”奶奶连忙说，并且慌慌忙忙地在房里奔起来，“咚咚咚”的，可是仍旧没有好，厨房间摸到走廊……已经1点半了。

“再不好我就走了，电影都要开场了，这么慢，谁像你这么慢！”小远大吼起来。他简直想甩手就走，不带奶奶去了。真不该为她买票。以前小远一个人看电影，总是一丢下饭碗就往同学家跑，先等闵建华，再等王世长，然后一路上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还可以到第九百货大楼痛痛快快地挤挤、看看、玩玩……可是今天却要等啊等啊。不等吧，让奶奶自己去，她又搞不清楚，穿那么多马路，路上有那么多车子……人老了真有些讨厌。

奶奶总算笨手笨脚地穿好了鞋子，跟着小远出了家门。现在是1点35分。

小远自顾自地走着，把奶奶撇开了好几米，好像不是他带奶奶去看电影，而是自己一个人去看。工业大学对面的围墙里在建造一座卫星接收站，拉起的电线简直像密密的蜘蛛网。小远停了停，想等奶奶走上来后告诉她这里在建人造卫星接收站。可是……算了，别告诉她了，告诉她她也不懂，她怎么会懂卫星接收站。小远发现奶奶不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譬如说……实在不知说哪件好。譬如隔壁刘星的二哥在手表厂当团支部书记，奶奶总是说：“你看，人家星星的阿哥当党委书记了。”

小远立即纠正说：“你专门瞎讲，根本不是党委书记，是团支部书记。”

“团……书记？”奶奶说也说不清楚地问。可是过了几天，她又说党委书记

记了，跟她简直缠不清。

再譬如，楼下叶平考取了技校，奶奶总要说叶平考取了体校。“技校！”小远不耐烦地纠正道，“什么体校，体校是学体育的。”

可是奶奶仍旧是“体校、体校”地挂在嘴上。

再譬如，小远早晨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饭，有时就叫奶奶给买个鸡蛋面包让他一边走一边吃，可是奶奶却买了个一般性的甜面包。小远朝奶奶嚷起来：“我叫你买个鸡蛋面包，鸡蛋的，你偏要买这种的，这种的才一毛钱，一毛钱的谁要吃，里面没有鸡蛋。”

可是奶奶说，面包还不都是一样的……

面包怎么会都是一样的？鸡蛋面包是在食品店买的，这种一般性的甜面包是在粮店买的，而且外面不包纸头。可是跟她就是讲不清楚。

她只知道小菜场里的事。今天青菜多少钱一斤；那个卖豆腐的，家住在杨家浜的哪条街上；这个月每家可以买几斤鸡蛋……全是这些。谁愿意听这些！又不是老太婆，又不是家庭妇女。

你说，和她有什么可多说的？

不过，小时候……

小时候，小远老要趴在奶奶的肩膀上，让奶奶背着到马路上去玩。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农场。爸爸没考取大学，妈妈没考取高中，都是1963年就到农场去了。两岁的时候，小远就跟着奶奶生活。奶奶的肩膀真宽真软，趴在上面舒服极了。奶奶背着他满街走，到处走。到海州路菜场前的马路上看耍猴子，到劳工医院旁边的大棚子里看戏，到兵营左面的拐角上看套圈圈、打气枪……那时候小远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问，奶奶什么都能告诉他，

于是他就一点点地懂了。

“奶奶，这是什么戏啊？”

“黄梅戏。”

“那怎么穿红的衣服不穿黄的衣服？”

“黄梅戏也穿红的衣服。”

“奶奶，这种枪和那边站岗的解放军叔叔的枪一样吗？”

“不一样，这种枪是打鸟的。”

“你说和平鸽子是鸟吗？”

“和平鸽子也是鸟。”

“那么为什么叫它和平鸽子？”

“鸟有好多种呢，麻雀也是鸟，但是都叫它麻雀。小燕子也是鸟，不是叫它小燕子吗？燕子最聪明了，今年把窝做在你家，明年还会飞回来，不会飞错的，它认识。要是哪一个把它的窝掏了，那它就再不会飞回来了，燕子会记仇的。”

……

这些事，小远也许忘了，也许想一想还记得起来。小远，你还记得起来吗？

小远走走停停。等一下奶奶，要不就把距离拉得太开了。如果由着他的性子，放开步子走，老早就把奶奶甩得无影无踪了。他是什么腿劲？初中田径队的。初中一年级开学时，学校选拔田径队员，他的六十米成绩是第二名。一个女同学在作文里形容他跑得快：“快得像苍鹰一样。”老师讲评时把



作文念了出来，他于是就被几个男生取了绰号叫苍蝇，还好，叫了几天就不叫了。

奶奶走得慢透了，像小脚老太婆一样。不过奶奶并不是小脚，而是大脚。小时候，因为隔壁星星家的山东奶奶是小脚，所以小远就把自己的奶奶喊作大脚奶奶。

奶奶的脚是很大的，像男的一样。就像她的肩膀很宽，像男的肩膀一样。奶奶背着他到处走，熟人看见了就说：“小远，不好叫奶奶背的，奶奶老了，背不动，会摔跤的。”

“奶奶不会摔跤，奶奶是大脚。”他说。

奶奶不会摔跤，走在路上看见一摊水，她还能跳过去，稳稳的，小远趴在肩上都不感到颠。谁说奶奶老了，六十岁的时候她还申请到冶炼厂当临时工拉劳动车呢。里弄小组长帮忙，厂里居然糊里糊涂地收了她。本来每个月爸爸妈妈寄四十块钱来是不够用的，现在奶奶也挣钱，钱就够用了。小远吃得好了，新衣服也多了。那时他是四岁。

奶奶说：“小远，奶奶要去拉车车了，你趴在窗口看奶奶，什么地方也不要。”

他很听话，就趴在窗口看奶奶。一会儿奶奶就到了，沿着门口的石子路朝祠堂桥那儿的废料场走去。一根宽宽的背带绷紧在奶奶肩上，“吧嗒，吧嗒……”那一对大脚的声音。

“奶奶！奶奶！”他叫道。

“哎，哎……”奶奶笑着答应。宽宽的带子绷在她肩上，脸疼挛着，笑容也在抽动。

每天,奶奶要拉三个小时车,从门口的路上走过六次。

有一天,小远不再趴在窗口看了。当奶奶拉着车经过门口时,他站在一棵高高的梧桐树下。天气多热啊,正是夏天。人家的奶奶外婆都在睡午觉,他的奶奶在拉车子。

“奶奶,你揩揩汗!”他奔到奶奶跟前,送上了一块凉丝丝的浸过井水的毛巾。奶奶头上脸上的汗像珠珠一样往下滚。

“奶奶,还有茶!”茶也是放在井水里浸过的,冰冰凉。

奶奶揩了汗,喝了茶,说:“小远,你不要到外面来,外面热,好辣的太阳。还是趴在窗口看奶奶,窗口有风,凉快。”

“外婆,外婆,买根棒冰,奶油的!”一个小孩在对他外婆说。

“没有奶油的,买绿豆的吧,你一天要吃几根棒冰?”那个穿得清清爽爽的外婆说。

“我不要奶奶买棒冰,绿豆的也不要。”小远说。

可是奶奶却走去买了根棒冰,她口袋里掏出来的钞票都被汗浸湿了。



小远接过棒冰，好高兴，可是又有些不好意思。“奶奶咬一口！”他把棒冰伸到奶奶嘴边。

“奶奶不咬，远远吃。”

奶奶又拉着车走了。小远重新趴在窗口，等着奶奶。窗口有风，很凉快，还能看到黄浦江里轮船的烟囱和旗杆。“知了——知了——”刚才他站着等奶奶的那棵梧桐树上有只知了在死命地叫着，把天叫得更热了。有一个人走过去，撑了把花伞。又有个人走过来，戴了顶太阳帽。这几个人是去游泳的，拿着游泳裤，穿着海绵拖鞋……奶奶又走过来了，肯定是奶奶，虽然浓浓的树阴遮住了，可是那“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小远听得出。果然是奶奶！大概是脸上的汗遮断了视线，奶奶使劲抹了把汗，才朝他笑起来。奶奶要是撑把伞有多好……小远这么想。太阳光把奶奶的影子照在地上，奶奶走得不见了，那影子也消失了。

……

这些事情，小远也许也忘了，也许想一想还记得起来。小远，你还记得起来吗？

这时，闵建华和王世长奔过来，不知为什么，他们今天也去得这样迟。“快奔啊，陈小远，要迟到了！”他俩朝小远叫道，又像撵魂一样地奔掉了。

要迟到了！小远恼火地想。这么紧张的电影，迟到了还有什么劲。他狠狠地扭过头，看着奶奶。全是你，慢吞吞慢吞吞的……

哦，小远突然发现奶奶走路时背弓得这么厉害，踉踉跄跄的，让人看一眼都觉得怪可怜。奶奶变得多老啊！小远天天和奶奶在一起，却没有注意

奶奶已经这样老了。他也没有工夫去注意奶奶，他有多忙啊，读书，做功课，田径队训练，打篮球，到同学家去玩……

小远停下了，转过身等着奶奶。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等一等奶奶，搀着奶奶一起走。

奶奶以为小远又要朝她大叫大嚷了，赶紧跑了几步。

“别跑别跑，奶奶！”小远连忙说，迎着奶奶奔上去……

## 课 堂

今天是戴老师叫大家来的。戴老师说,收到通知后,大家来一下,告诉我,你们考取了哪所中学,我要知道你们考取了哪些中学,这样我会非常的高兴。我以前的那些学生,他们收到录取通知后,不管是什么中学,都要来告诉我……所以大家就纷纷来了。

现在,大家已经走了,离开了教室。有的跟着戴老师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要请戴老师在自己的日记本上题词签名,这是他们在毕业前刚刚学会的一种互相勉励留作纪念的方法。有的到操场上和小树林里去玩了。只有他坐在教室里,他想把这个坐了整整六年的教室打扫一遍,最后担任一次值日生。他本来是想叫大家一起干的,他是中队长,而且又是最后一次了。只要他说,同学们,我们要离开自己的教室了,让我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走吧……那么大家肯定会齐声说“好”并积极认真地参加,不会有一个偷懒的。可是还没等他说出来,大家已经蜂拥出了教室。于是他就想,算了吧,让他们去吧,我一个人来打扫,我是中队长……

教室里真静，静得就像……就像什么呢？哦，就像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一样。大家都端正地坐着，许多同学还规矩地把手放在背后，他们上过幼儿园，从小班一直上到大班，所以他们懂。而他没上过，所以不懂这种规矩。坐在他旁边的女生叫盛铭铭。他们认识，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不过她家的房子要好得多，漂亮得多。她用胳膊肘碰碰他说：“王新，上课要把手放在背后。”于是，他就学盛铭铭的样，把手放在了背后。

他们的班主任姓严，很年轻，很好看。她说：“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学生了，就要坐在这个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你们一定要好好努力，互相帮助，遵守纪律……你们说对吗？”

“对！”大家齐声说。他也说：“对！”他的声音完全融合在大家的声音之中，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比谁的都响亮。多高兴啊，从今天起，自己是个学生了。他们从幼儿园回来，总是说：“那是王老师教的……”“我们陈老师说的……”可是他没有上过幼儿园，他没有老师。爸爸生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帮对面大楼里的人家打扫楼梯和走廊，每个月每家付给她五毛钱工钱，一个月可以有二十多块钱，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费。他一直跟着妈妈，就把吃苦耐劳的妈妈当成“老师”。可是和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妈妈说的。”人家立即就说：“你妈妈根本不懂，这是我们老师说的！”他简直没有勇气争辩。人家是老师说的，是真真实实的老师。

可是，从今天开始，他也有老师了。“老师！”他在心里轻轻地喊道。

严老师在大黑板上挂起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个最简单最容易认的字。太简单太容易了，严老师还没来得及教，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念起来。严老师没有生气，说：“你们都会念了，那好，我请个同学站起来念。”没想到，严老师偏偏叫了他：“王新同学，请你站起来念一下。”

他站起来，低着头，低得脑袋快碰到了课桌，害怕地说：“严老师，我不认识。”

“我认识，严老师！”有人自豪地大声地说。

严老师似乎想起了什么，说：“坐下吧，不认识，老师会教你的。”

他没上过幼儿园，妈妈又不认识字，所以他和有些同学不同，必须跟着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他学得很认真。严老师每教一个生字，都要特别地看看他，似乎在问：会了吗？

早晨，当他醒来时，妈妈总不在身边，已经在对面大楼里打扫卫生了。他经常睡得超过钟点，来不及吃早饭，有时上课还要迟到。迟到了很丢人，要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同学们全都看着你，教室里很静，静得使你浑身不自在。严老师说：“进来，以后早点。”可是以后又迟到了，又喊“报告”，大家又看着他。严老师说：“进来。”她没说“以后早点”。课间休息时，严老师说：“王新，到办公室来一下。”他害怕地跟着严老师走进办公室。严老师要批评我了，他想。可是严老师从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这是严老师当午饭吃的，递给他，说：“妈妈去扫地了，没有人喊你，你一定睡过了钟点，没吃过早饭。把这个面包吃掉吧！”他接过面包，又接过严老师倒的开水，鼻子有点酸溜溜的……盛铭铭走进来，她悄悄地跟在严老师后面，躲在办公室外面偷听，怕严老师会狠狠地批评王新。可是严老师没有批评。盛铭铭说：“严老师，我和王新住在一起，以后每天早晨我去叫王新，王新就不会迟到了。”

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迟到过。

二年级时，他们光荣地入队了。在举行入队仪式的前两天，中队辅导员斯老师向大家宣布未来的中队委员和小队长名单。现在，他们的班主任是斯老师。

“中队劳动委员王新。”

他怔了怔。盛铭铭用胳膊肘碰碰他：“王新，你是中队劳动委员！”他笑了。他没有想到斯老师会让他当中队委员，他可是连小组长都没当过，而一下子左手臂上就要佩上两条红杠的标志了。

斯老师说：“王新学习成绩好，遵守纪律，尊敬老师，也关心同学，他每天早晨都用布把盛铭铭的课桌椅擦干净，他当了劳动委员以后，也会关心全中队的每一个队员的。”

斯老师在表扬他，他有些难为情。自己的学习成绩怎么会全是五分的？老师教的。严老师说：“……不认识，老师会教你的。”自己怎么会遵守纪律不迟到的？盛铭铭天天早晨来叫的。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六点半的时候，她就来敲窗户了：“王新，快起来！”……所以他才会尊敬老师，才会每天早晨不但把自己的课桌椅擦干净，还把盛铭铭的课桌椅也擦干净。可是为什么只帮盛铭铭一个人擦，而不帮所有的同学擦呢？他模模糊糊地理解了斯老师表扬中所含有的期望。

他是个出色的劳动委员，像个小雷锋似的为同学为集体服务。三年级时，大家一致选他当中队长，一直当到现在。现在他已经小学毕业了，考上了初中，并且是全市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他们弄堂里从来没有谁考取过上海中学，就是对面那幢大楼里，也没有哪家的小孩考取过。可是他考取了。这简直像个梦。还没有填志愿前同学们早就叽里呱啦开了，他们在争论哪所中学最有名气，说自己准备填什么志愿。盛铭铭的爸爸是中学校长，所以她知道哪所中学最好。她说：“告诉你们吧，最好的是上海中学，可以住宿的，每个星期回家一次，要坐好几毛车钱才能到。那儿可美了，像公园一样。可是我爸爸说，每门功课要考九十多分才行。”她走到王新的



座位前——她已经不和他坐在一起了。她长高了，高得很快，所以移到了最后第二排。他也高了，但高得很慢，仍坐在前面第三排。她说：“王新，你成绩好，算术成绩特别好，你应该考上海中学，我爸爸说你有希望考取的。”她是真的问过她爸爸的，她说我们班有个同学的成绩怎么怎么好，你说考上海中学有希望吗？她爸爸说，如果确实是那么好，当然有希望……

可是他妈妈不同意他考，因为没有钱供他住宿，每个星期还要来回的车费，妈妈希望他考半工半读。参加家长会时，她听教导主任说，家庭条件困难的，可以考半工半读，半工半读发饭钱，毕业了就可以进厂做工。

填志愿了，他的第一志愿是……他刚要写，一只大手轻轻地捏住了他的笔。他抬头一看，是班主任戴老师。戴老师笑着问他：“你的第一志愿填什么？”

“冶炼厂半工半读。”他说。他爸爸曾经在冶炼厂当工人。

“不，你应该到一个更好的学校去读书！你填上海中学，好吗？想考就填上，填吧！刚才，在楼梯上我已经和你妈妈说好了，她同意了。先考，考取再说！”

他照着戴老师说的填了。他激动得手微微发抖。回到家里，他问妈妈：“妈妈，你碰到戴老师了？你同意了？”戴老师就住在对面的大楼里。有时他帮妈妈一起扫地，早就认识了戴老师。五年级时，戴老师当了他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妈妈看见他，总要问：“戴老师，我家王新书读得出吗？”“书读得出”的意思就是学习好。戴老师总是说：“读得出，读得出，你这个争气的儿子以后能考状元！”妈妈说：“要读不出，你就骂他，我不怪你。”戴老师说：“要读不出，恐怕我还要打他呢！”戴老师的真诚和儿子的争气，使她笑了。

他到戴老师家去玩过。玩过几次，忘了。反正吃过糖，戴老师帮他复习过功课，指导他写过作文，告诉他怎样审题、怎样突出中心、怎样写得通顺……